



OBSERVATION

# Visiting the Northern Dynasty castles in Jishan County, South Shanxi

Junjie Yuan

Department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Museolog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Email: \* junjie\_yuan@yahoo.com.cn

Received: Mar. 7th, 2011; revised: Mar. 18th, 2011; accepted: Mar. 18th, 2011.

**Abstract:** The southern part of Shanxi province is actually in the core areas of the Central China, and was one of the cradles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Many famous wars have taken place in this area, including Yubi War of the Northern Dynasty. For the purpose of investigating the ethnicity of the soldiers of the war, a team from Fudan University visited the sites of the Yubi War in present Jishan County. We visited five castles, including Yubi Castle, Gao Huan Castle, Ghuklüt Guang Castle, Gaoliang Castle, and Huaguk Castle. Some bone samples, maybe of Xianbei soldiers, were collected for molecular anthropological analyses.

**Keywords:** JiShan County; the Northern Dynasty; Yubi War; Xianbei ethnic group; ancient DNA

现代人类学通讯 2011年 第五卷 第11-19页 观察视角

## 晋南稷山县北朝古城堡遗址考察

袁俊杰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上海 200433.

**摘要:** 晋南地处中原腹地, 既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也是历史上兵家必争之地, 北朝时期著名的玉壁之战就发生在这块土地上。为了调查玉壁之战参与士兵的种属问题, 复旦大学的调查小组重访了稷山县的玉壁古战场, 调查了玉壁城、高欢城、斛律光寨、高凉城、华谷城等北朝遗址, 并收集到了一些可供分子人类学分析的样本, 可能是鲜卑族战士。

**关键词:** 稷山县; 北朝; 玉壁之战; 鲜卑族; 古 DNA

### 引言

南北朝时期, 东魏和西魏为了争夺河东战略要地爆发了著名的“玉壁之战”。对阵双方分别为东魏丞相高欢和西魏著名军事将领韦孝宽。最终这次战役以西魏获胜告终。此一役改变了“东(魏)强西(魏)弱”的战略格局, 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南北朝后期中国历史的走向。西魏(后为北周所替代)以“玉壁之战”为契机, 不断壮大自己的实力, 使北方地区的战略平衡逐渐向着西部倾斜, 为日后中国的重新统一, 及隋唐盛世的开创打下了基础 [1]。按照历史地理学的研究, “玉壁之战”的古战场在今山西运城地区的稷山县。2010年4月间, 复旦大学历史系韩昇教授赴稷山县

进行田野调查, 在县城西南方的白家庄村“玉壁城”古战场遗址中发现了北朝时期的“万人冢”。是年10月28日至11月2日, 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的李辉教授和韩昇教授等一行6人赴山西省稷山县进行更为详细的历史学和人类学考察。本文是为调查随笔, 以资记录。

### 一、行前准备

此次行程确定之后, 就在上海购置了一些简单的测量工具等必需品。地图显示稷山县位于晋西南汾河流域(图1), 地理区划上属于运城市管辖, 距离考古学圣地夏县非常之近。1926年初, 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先生,



图 1 稷山县 5 个北朝城堡的分布 Fig.1. Locations of the five Northern Dynasty castles in Jishan County

时任清华国学院特聘讲师，曾经对晋南进行了一次田野调查，其间他还对稷山县小宁村的兴化寺壁画进行了考察。是年 10 月-12 月，李济先生对夏县西阴村史前遗址进行了发掘，开启了中国人自己主持发掘的先河[2]。这次能够亲赴这个地区进行考察，格外值得期待。

## 二、稷山之旅

### 第一天(2010 年 10 月 28 日，星期四)

按照计划，两位教授从上海直飞运城，余下人自驾车前往稷山。我们商定在 29 日中午时分在稷山汇合。是日，阳光明媚，天气极佳。开车上京沪高速经江阴到淮安吃午饭，

晚上九点到了徐州，然后西行沿着连霍高速(连云港至新疆霍尔果斯)到了河南商丘，下高速吃了晚餐顺道参访了著名的商丘古城。商丘古城又称为归德府城，建成于明朝正德六年(公元 1511 年)，是明清两代商丘县城所在。因天色已黑，北城楼隐浸在夜色之中，仅在北城门处看到立有国务院于 1996 年 11 月公布将“归德府城墙”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图 2A)。入城后，见城内民居多为北方特有四合院，偶见一些人家已经翻盖了新房与古城气息已不吻合！城内主街道笔直，街两旁也有一些老字号的店铺，惜时间已晚皆以打烊。整体印象比起山西平遥古城，尚有很大开发空间，基础设施不甚完备，冀将来当地政府可以大有作为。

## 第二天(2010年10月29日,星期五)

离开商丘,继续沿着连霍高速西行,约凌晨四点多达到河南三门峡市,然后北上过黄河大桥经平陆县进入山西境内。平陆县位于黄河北岸,本是山西极为普通的一个县,但在1960年这里曾经发生了六十一个民工兄弟集体中毒的刑事案件,至后来政府电话联系从北京空投急救药解救了六十一条鲜活的生命,这段惊天地泣鬼神的革命人道主义之举被中青报记者报道之后,《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一文走入了中小学课本中,使得平陆这个地名在神州大地上一炮走红。如今,路过此地,不得不想起“大跃进”时代的一段往事。

至早上七点多,终于到达稷山县,此时已经人困马乏,安顿之后即在酒店稍作休息,两位教授也几乎同时达到了稷山,下榻在同一个酒店。午饭后,我们一行六人在稷山县文化局刘彦俊先生的陪同下,开车前往县城西南方六公里之外的白家庄村,也就是“玉壁之战”所在地——玉壁城遗址。刘彦俊先生是二十多年的老文博,对稷山的一草一木颇为熟悉,尤其是对稷山发生的历史事件如数家珍。这次稷山考察有他作为向导,一切皆变得十分便利。

出了县城向南过汾河就望见了典型的黄土塬地貌(图2B),塬面之上极为平坦,据刘彦俊先生介绍这个黄土塬又叫“峨嵋塬”,即地理学上的“峨嵋台地”,地处北纬 $34^{\circ}52' - 35^{\circ}36'$ ,东经 $110^{\circ}20' - 111^{\circ}20'$ ,面积约6000平方公里。台地略呈菱形,海拔在400米以上,北界为汾河谷地,西界为黄河峡谷,东、南方为涑水河环绕。峨嵋台地边缘因受流水侵蚀和河流冲刷,形成了陡峭的黄土断崖和冲沟,沿河断崖大多在50米以上,整个台地犹如一个巨大的人工黄土城堡。今日黄土塬上除了当地老乡们栽植的小树,最繁盛的植被是当地极有特色的酸枣树了,浑身布满了刺,极易挂穿衣服。据靳生禾先生和谢鸿喜先生研究考证,玉壁城遗址位于稷山县西南约6公里处的白家庄一带,地理坐标为北纬 $35^{\circ}34'15''$ ,东经 $110^{\circ}56'50''$ 。城址位于峨嵋塬北缘,北邻汾河,地势险要。故城北城垣经汾河冲刷崩塌,墙体大部不存;南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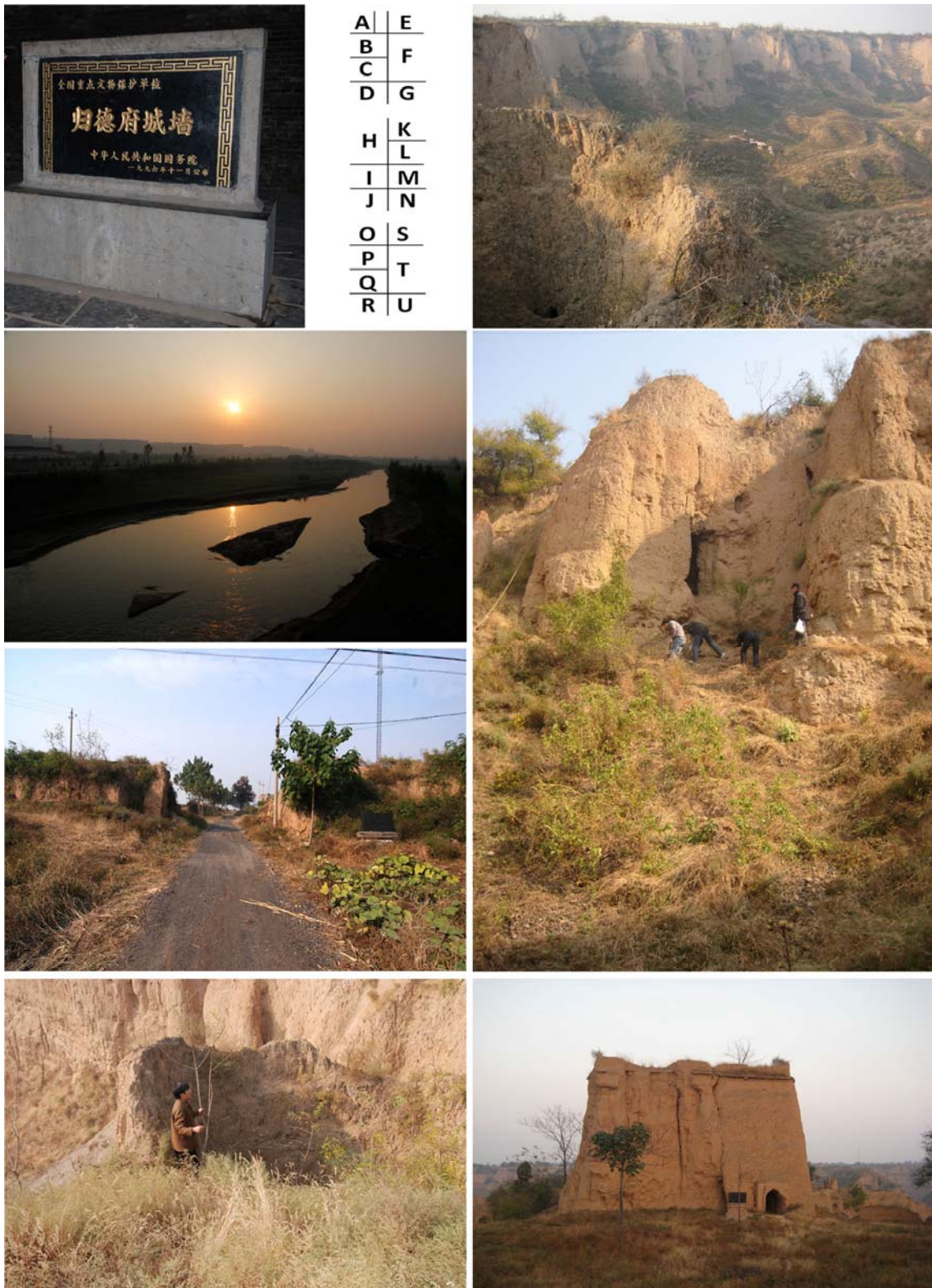
被深约60米的黄土冲沟切割,基址支离破碎,尚有150米墙体保存尚好,底宽11米,高1至3米,夯层10公分,整齐如砖砌,夯窝20公分;东面和西面均为巨大的黄土冲沟,这两面城墙沿冲沟内侧而建,因历时千余年流水侵蚀,沟崖崩塌,东城垣尚有30米墙体残存,形制完全与南城垣一致[3]。据最新的第三次文物普查测量的数据,玉壁城总面积约37万平米,今日在遗址入口处还可以看到玉壁城内城南城墙的残段,山西省政府于2004年6月10日公布其为省级文保单位(图2C)。

走进保护区,有一条小路直通所谓的“万人冢”,路的两侧皆为当地老乡种植的冬小麦,绿油油的一片生机盎然。据靳生禾和谢鸿喜两位先生调查,玉壁城西城墙外有一巨壑,当地老乡称为“万人冢”或“万人坑”。其断崖间犹见白骨累累,视者每毛骨悚然,为当年高欢攻城战死和饥冻致死的将士遗骸处,即《北齐书·神武纪》记载的东魏丞相高欢“顿军五旬,城不拔,死者七万人,聚为一冢”者[3]。今日视之,“万人冢”位于保护区的中部,靠西侧的一处断崖,因经年的流水侵蚀,形成了一个天然的黄土漏斗(图2D-E),整个漏斗成椭圆形,最大宽约7米,通高约为11米,在漏斗的北壁和东南壁上依然可见出露的人骨,但表面多已经风化,人骨的堆积厚度约50公分,距离漏斗上界边缘约2米。我们下到漏斗的底部,从冲沟中捡拾了一些人骨碎片,为了防止DNA污染,每一个人都佩带了手套避免直接与标本接触。

遗址内除了“万人冢”之外,在城垣东侧还看到一段人工夯筑的土墙,地面上偶见一些黑釉的瓷片,从釉色和瓷胎来看当为金、元以后的器物了。不知不觉天色已晚,结束了今天的考察工作。

## 第三天(2010年10月30日,星期六)

今天一早就从宾馆出发,向西约五公里到了南阳村。该村位于汾河北岸,村北有古城堡一座名曰南阳堡,当地老乡称之为“高欢城”,相传为玉壁之战时东魏丞相高欢所建造。高欢城位于汾河北岸的制高点,与南岸的玉壁城隔河相望,战略位置不言而喻。据靳生禾和谢鸿喜两位先生考证,“高欢城”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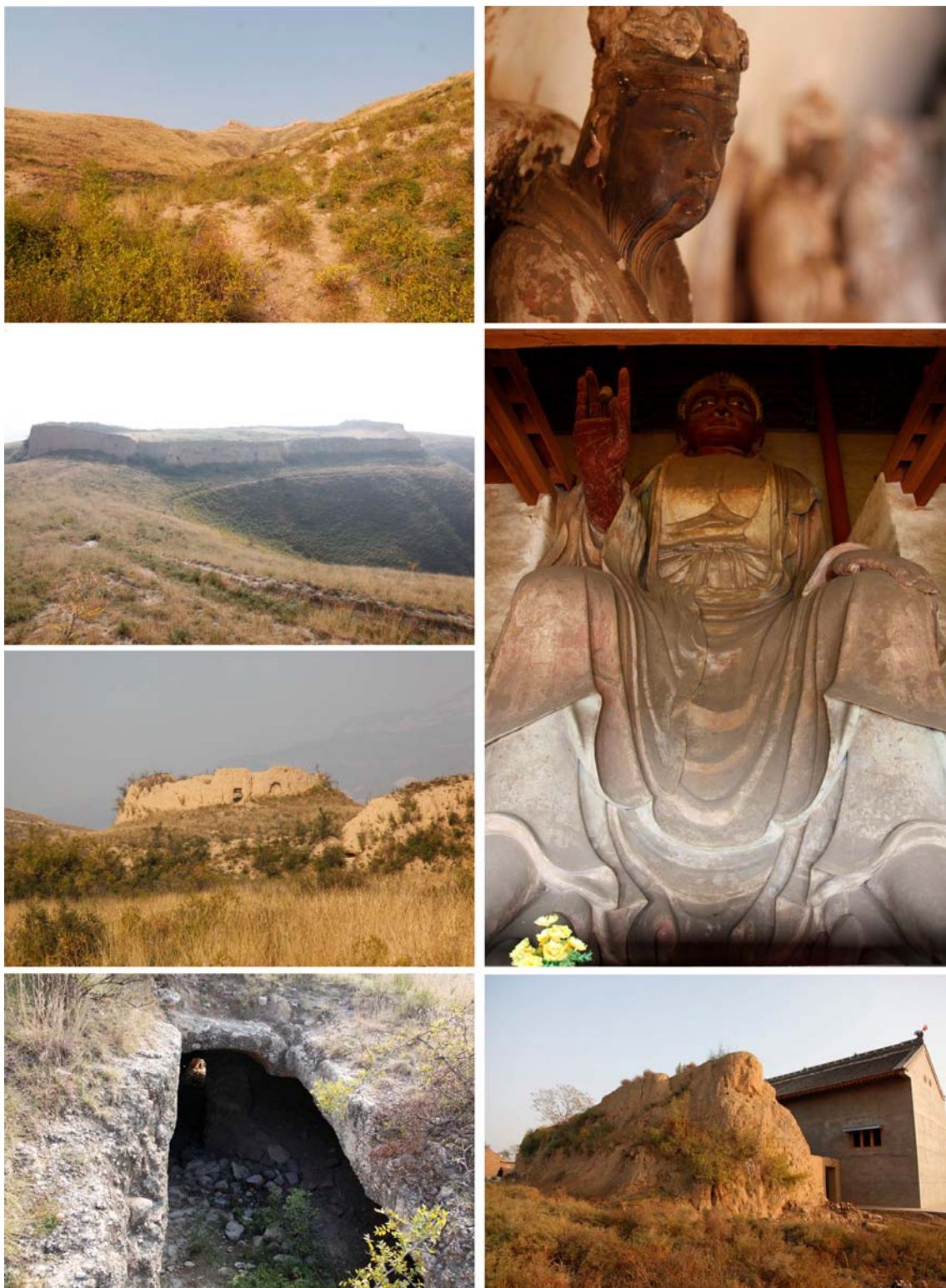
**图2 稷山县考察掠影。**A.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归德府城墙; B.汾河与远处的峨嵋塬; C. 玉壁城遗址内城南城墙入口; D. “万人冢”黄土漏斗, 照片中人为刘彦俊先生; E. “万人冢”北侧暴露出白骨; F. 工作组在崖壁下寻找白骨; G. 高凉城遗址。

**Fig.2. Photos taken during the trip to Jishan.** A. wall of Guide City; B. Fen River and the Emei mesa in the distance; C. the south entrance of Yubi Castle; D. loessial funnel in the skeleton mound (Mr. Juyan Liu stands by the funnel); E. the skeletons are exposed on the north side of the mound; F. group members are seeking the skeletons below the mound. G. the Gaoliang Castle.



H.高欢城城门; I.城墙中埋藏的马骨; J.高欢城中的养猪场; K.工作组在高欢城门口合影; L.发现城墙中的骨骼; M.南阳村法王寺正门; N.法王寺乐楼。

H. Gate of the Gao Huan Castle; I. Horse bone buried in the wall; J. Hoggeries in the Gao Huan Castle; K. A group photo in front of the gate; L. Finding the bones; M. The gate of the Fawang Temple in Nanyang village; N. The arena in the temple.



O.从山下仰望斛律光寨; P.斛律光寨主堡; Q.斛律光寨子堡; R.斛律光寨入口内侧; S.大佛寺偏殿中的神像; T.金代土雕大佛; U.华谷城。

O. Ghuklüt Guang Castle viewed from the foot of the hill; P. Ghuklüt Guang Main Castle; Q. the accessional castle; R. Entrance of Ghuklüt Guang Castle viewed from inside; S. The gods in the Huge Buddha Temple; T. The Huge Buddha made in Jin Dynasty by mud; U. The Huaguk Castle.

为东魏围攻玉壁城时高欢幕府驻地。城堡坐落于姑射山南麓的汾河一级台地上,海拔 436 米,由山下到城堡的相对高度为 36 米。整个古城堡依自然地形构筑,东西长 350 米,南北宽 250 米,略呈东西向的椭圆形。城垣均由黄土夯筑,南城墙中央有拱形门洞,系北朝所建,砖券为明清时期所复修,新旧土色分明。城堡地势高亢,历经千年风雨形制依旧保存完好[3]。

今日的“高欢城”故城依旧,不过城主现在为当地的一户农民,他承包了整个城址,将其改作了养猪场(图 2J),这个现状让人不胜唏嘘!然而,福祸相依,在当地严重缺乏有效资金保护文化遗产的窘境下,这个高欢城在这个农民的经营下,倒也不至遭到外人破坏!高欢故城的城门保存完好,可见到明清时期起的拱券,犹如靳生禾和谢鸿喜两位先生描述的情形一样(图 2H)。据刘彦俊先生介绍,这个城门上原有一个清代“坚壁清野”的匾额,现在南阳村一户农家手中收藏。走进高欢城,可见四垣基本保存良好,仅有北垣一段坍塌,城垣均依地势由黄土夯筑而成,残高两米到六米不等。登临高处,果然可以南向俯瞰汾河,眼前一片开阔,真真是一处绝佳的战略要地!我们循着城垣仔细查看还不时发现有类似玉壁城内的黑釉瓷片,从釉色和胎体来看似乎是同一时期的遗物。离开高欢城时,在城门入口处的一段残垣上,我们又意外发现了一段马的下颌骨残片(图 2I,L),真不晓得是不是当时高欢久攻不下玉壁城,给养不够唯有杀马为将士充饥,抑或是杀马饮血以提振将士士气!这都无从知晓了……

离开高欢城,又来到了南阳村访古,本想去看看那块先前悬挂在城头的匾额,但不巧那户老乡外出未归。以前未到过山西,经常听文博界同行讲“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文物看山西”,这次到南阳村见到了一座古刹,此言果然不虚。据刘彦俊先生介绍,南阳村现存的古刹名叫法王庙,全称为“玄天上帝法王之庙”。该庙现位于南阳村委会正西 300 米处,坐东朝西,一进院布局,东西长约 68 米,南北宽约 46 米,总占地面积约 3100 平方米。创建年代不详,但依据庙中古建筑物形制来判

断,应不晚于元代。据庙内梁架题记及记事碑记载,明清时期曾有过数次不同程度的修葺或增建。庙中现存明成化七年(1471 年)、明弘治十五年(1502 年)、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 年)重修记事碑三通,及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 年)重修记事碑一通,其中明成化七年《法王庙创建舞庭记》碑阴刻有当时法王庙全景图,这为研究法王庙的历史变迁提供了重要的依据。现存有山门、乐楼、正殿、七星殿、九曜殿、十帅殿、后土圣母殿、牛马王殿、瘟神药王殿、南厢房和掖门等十一座建筑,除了正殿、南厢房和掖门保存较差外,余建筑保存良好(图 2M,N)。2004 年 6 月 10 日,被公布为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限于时间关系,仅仅仔细观看了山门和乐楼。按照明成化七年《法王庙创建舞庭记》碑刻上的全景图来看,山门之前还应有一个正门,但现在已经不存。山门为单檐硬山顶,面阔三间,正中高悬有“玄天上帝法王之庙”匾额(图 2M),梁架上题有“岁次清同治九年岁次庚午月建己卯十五日辛亥吉时己丑立柱上梁祈保合村欣瞻燕贺永迓鸿麻”,交代了重修时间和原由。右手间后墙绘有白虎图一幅,左手间后墙绘画已不存,按照古时“左青龙右白虎”之说,当为一青龙图像。这让我回想起当年李济先生考察稷山小宁村兴化寺时的情形,当时兴化寺大殿和后殿墙壁上的壁画皆被古董商人剥走,其中就包括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七佛图》。

山门之后就为乐楼(图 2N)。乐楼是法王庙中庭中最宏大的建筑,为重檐十字歇山顶,坐东朝西,面阔进深均为三间周圈带廊,前出抱厦三间。据明成化七年(1471 年)《法王庙创建舞庭记》阴刻记载,至少在此之前就已经有了乐楼,其建筑形制提示似为元代遗构。乐楼后檐墙外立面存壁画三幅,中间为蛟龙出水,左手边和右手边各有两个人物,似为八仙中的角色。走进乐楼在其墙壁上看到有清末题字“光绪卅一年七月十日祥盛班”及一些演出曲目“十五贯、盘陀山、长阳树、春秋配-----”,还有“光绪三十四年北苏村德盛班到此,曲沃杨春信提笔”字样。从中可以看出,“祥盛班”和“德盛班”应为当时的戏班,光绪年间乐楼乃为南阳村民聚众看戏之场

所。此外，内墙上还留有毛泽东时代特有的文字“跳下快马上火箭，工人干劲冲破天，技术革新翻几翻，一天等于二十年，比赛红旗永招展，工人提笔”字样。看来不管何时，这里都是一处南阳村民公共聚会的场所，岁月的洗礼都汇聚在乐楼这个古老的建筑，让人怅然不已！

结束南阳村寻古，我们又返回县城，去了著名的稷山大佛寺。大佛寺位于县城东北1公里处的高崖之上，大佛路的北端。据寺内的简介可知，大佛寺创建于金皇统二年(公元1142年)，元代名为“清凉院”，明清时改为“佛阁寺”，民国初年至今称之为“大佛寺”。现存有大雄宝殿、文殊殿、普贤殿、钟鼓楼、天王殿及碑廊等建筑，1996年1月12日被公布为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整个寺院依山而建，此山实为一个大的黄土坡。拾级而上，最尽头是雄伟的大雄宝殿也是大佛寺的最高点。大雄宝殿和两旁的文殊殿和普贤殿都是近些年当地政府从新翻建的，唯有大佛是金代所遗。大雄宝殿的形制为三檐二层歇山顶式，走进大殿，一尊依山而雕的释迦牟尼佛稳坐于大殿正中，几乎占据了整个空间，抬头仰望，便可领略到佛祖的威仪。在佛祖的右边有一极陡的木板楼梯，可达二层。我们迈着虔诚的脚步逐渐接近佛祖，二层之上有一环形回廊可以绕大佛一周。大佛目光炯炯平视前方，面目圆润，姿态舒展，丰鼻阔嘴两耳垂肩，左手自然搭在左膝之上，右手上举呈“说法印”状；衣裙飘带的褶皱被工匠们处理的疏密有致，让佛像有了灵动之感(图2T)。据刘彦俊先生介绍，该大佛整体以黄土雕塑而成，佛头采用堆泥手捏塑造而成，这种因地因势而造的雕塑技术充分反映了金代工匠的智慧。这尊大佛倚黄土崖雕塑而成，通高达20米之巨，国内独此一例，被誉为“天下第一土雕大佛”！今日得见，此言不虚。

下午，我们又马不停蹄来到了县城西北十公里处的化峪镇张开西村。据史料记载，当年东西魏玉壁之战时，各自以汾河为界构筑了两条军事防线，一条为临河防线，另一条为山(塬)前防线[3]。今日所到的张开西村北，有一处当地人称之为“斛律光寨”的军事

遗迹，是为高欢手下大将军斛律光所构建的山前防线的一部分。《北齐书·斛律光传》记载，武平元年(公元570年)冬，“光又率步骑五万于玉壁筑华谷、龙门二城”。据靳生禾和谢鸿喜两位先生考证，以“斛律光寨”正对黄华峪水口看，“华谷城”当为“斛律光寨”。今日视之，整个寨子坐落于石质的山顶，实为一个黄土夯筑的古城堡，大致成东西向的椭圆形(图2O-R)。东西径约500米，南北径约150米。堡内南部中央有地洞，系凿石而成，洞口呈长方形，长约4米，宽2米，洞口内左右开阔处各有小洞，系当年门卫掩体。此堡北向尚有子堡，略呈圆形，直径20余米，颓垣处高5米，内高3米[3]。子堡是整个斛律光寨的制高点(见本期封面)，今仅存有一个南向的门洞可以通行，整体建筑保存良好。

临近傍晚，我们又来到了县城东南方十五公里之外的清河镇北阳城村，据刘彦俊先生考证，该村春秋时期名为“清原”，西汉时名为“清阳亭”，北魏孝文帝时设高凉县，县治就在该村。北魏太和十一年(公元487年)置高凉郡，郡治所就在今日所参观的高凉城遗址(图2G)。现在该遗址还保存有部分城垣及城堡一座，依地势而建成长方形，南北长约15米，东西宽约7米，城堡残高约10米。在城堡南端有一个狭窄通道可以通行，宽约1.2米，高约1.7米。现在该遗址为稷山县级文保单位。

因天色已晚，我们又匆匆到村上大队看了下一座北宋时期的砖塔，该塔现在混杂在民房之中，为实心密檐式砖塔，现残存有8级，因佛教塔身多为单数，猜想还有一级隐藏于民房之内了。村大队门口高悬着一个牌子上面写道“稷山高跷走兽”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惜没能赶上庙会时节无法亲眼目睹这一民间艺术瑰宝。

这一整天，真真是马不停蹄，参观了很多玉壁之战的古代军事设施和稷山的文保单位，收获很大。接下来，我们还要再访玉壁城，将要与东魏的鲜卑战士进行邂逅了！

#### 第四天(2010年10月31日，周日)

有了这两天的调查，对玉壁之战的历史和古战场有了清晰的了解。一大早，我们就再次来到了玉壁城之内的“万人冢”。仔细查



看了地形，因长年经月的流水侵蚀，这个黄土漏斗剩下的厚度不过一米多，而且埋藏鲜卑战士人骨的层位不靠上也不靠下，恰在黄土壁的中上部，非常难以操作。我们在漏斗下方冲刷堆积得土层中继续翻找人骨，果然找到了数十块骨骼，有些头骨还比较完整。

其后两天中，我们又走访了侯马和三门峡的若干博物馆和遗址。

## 后记

这次考察获得了玉壁之战中东魏将士的

遗骨，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重点实验室将会对保存状况较好的一颗头骨进行相貌复原，并将视样本情况尝试提取出古 DNA，写此文时相关的实验研究正在进行中。

### 参考文献：

1. 陈长琦, 易泽阳 (2008) 韦孝宽与玉壁之战. 南都学坛, 28(1):37-40.
2. 李济 (1983) 山西南部汾河流域考古调查. 考古, (8):759-766.
3. 靳生禾, 谢鸿喜 (2000). 玉壁之战古战场考察报告. 中国历史地理理论丛, (3): 149-156.